

蓝海时代



出智周◎著

由法官撰写的

婚姻家庭题材小说

『北京文学奖』获得者向思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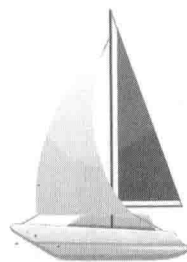
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

作者张生全 鼎力推荐

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

海藍時代

出智周◎著



中國建材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蓝时代 / 出智周著. —北京 :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5160-2037-1

I. ①海… II. ①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7422号

海蓝时代

出智周 著

出版发行: **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**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1号

邮 编: 100044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4

字 数: 34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1月第1次

定 价: 48.00元

本社网址: www.jcbs.com 微信公众号: zgjcgcbs

本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我社市场营销部负责调换。联系电话: (010) 88386906

暖暖的语言，暖暖的伤感，

仿佛阴沉的天空中透射下来的一线阳光，

悄悄照耀我们心灵的角落。

这样的书，或许更适合午后，

一个人泡一杯咖啡坐在阳台里静静独品，

看别人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

—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第五届『北京文学奖』获得者 向思宇

最近的距离，最真的声音。

青年作家出智周来自第一现场的文字，

让我们感受到闪耀在睫毛上的那些有质感的泪光，

触摸到潜藏在生活阴影下的那种有温度的心跳。

法官需要作出一个判断，但情感永远没有答案。

也许从这些文字出发，我们能找到一个别样的入口，

从泥淖中抬起不屈的头颅。

——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《蒙哥大帝》作者 张生全

自序

于千万人中遇到你所爱的人，于千万滴海水中遇到你所中意的水滴，于五彩斑斓中独爱那一抹纯粹的蓝，在浩瀚的时光之海中，独守一份情怀，锻造属于我们的海蓝时代。

起笔的时候，秋天姗姗来迟，公园里高大的香樟树依旧顽强地将枝干举向天空，月坛湖里的湖水倒映着时光斑斓的影子。最后一章落笔，春天正在赶来，老家山区桃李花悄悄地像水墨一样在枝头绽开，在微冷的风中颌首微笑，阳光正好。从动笔到结尾正好八个月，很感激自己能沉淀浮躁，静心写作，让这本《海蓝时代》有了眉目，幸运地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写一本书的梦想，不辜负韶华时光。

书中，我以文学的笔触，讲述自己和身边人的爱情故事，讲述了动人爱情每个细节的点点滴滴。为了能完成这本书，我用心接触朋友，和他们彻夜长聊，倾听他们的爱情故事，关注他们的情感生活，深挖背后的资源。有的故事很温暖，不离不弃的爱情让我一整天都嘴角带着笑，心里澎湃着感动；有的故事很伤感，我切实感受到他们的悲伤和失落，感觉到他们认真生活的态度和绝不放弃人生

的乐观精神；有的故事让我动容，相濡以沫的爱情即使因为物质的窘迫陷入困顿，也抵挡不了人们对爱的追求。我很庆幸自己的静心耕耘和努力终于有了结果，《海蓝时代》付梓出版。整部小说由法官余米的人生历程、书记员雁秋的曲折爱情及五十余个相对独立的婚姻情感故事组成。

用心写作，就是一场旅行，在天地间，用笔头，为生灵立命，为心灵歌唱。就像阿莱夫所言：“把目睹和亲历的低下说出来，把孤独说出来，把无能为力说出来，把柔软和温暖说出来吧……”

立意丰富，但常觉得文字苍白，难以表达心中复杂的情感；或是因为辞藻匮乏，叙述差点火候。恳请亲爱的小伙伴们多提宝贵意见。

一厘米瑰丽，满天空阳光。

作者

2017年9月17日



1/ 十年一梦	001
2/ 湿翅之燕	009
3/ 羊先生	016
4/ 空荡荡的被告席	018
5/ 堕落与飞翔	024
6/ 请你唱一首歌	032
7/ 天黑请闭眼	034
8/ 葡萄籽和葡萄藤	042
9/ 无心	043
10/ 寂寞的笔记本	054
11/ 奇怪的母亲	064
12/ 给我一支笔画悲伤	066
13/ 到海口	074
14/ 暗伤满怀	076
15/ 分手不快乐	082
16/ 过期的香水	084

17/ 背叛与忠诚	091
18/ 神马都是浮云	098
19/ 心伤怒放	100
20/ 爱会迟到从未缺席	107
21/ 风雨之夜	116
22/ 苏小荷	118
23/ 沉重的存款单	127
24/ 风筝	136
25/ 红色的红	143
26/ 差你一个爱情故事	151
27/ 舞者与闺蜜	153
28/ 暴走三千里	159
29/ 橱窗里的婚纱	166
30/ 那几个来历不明的旁听者	174
31/ 囚鸟	179
32/ 棒棒糖	188

33/ 山雨侵旧梦	195
34/ 阿笨的颜色世界学	202
35/ 父亲	204
36/ 羊癫疯	206
37/ 为人师表	212
38/ 标准渣男范	219
39/ 梁上旧巢	221
40/ 星星的眼睛	229
41/ 棍上霜	232
42/ 环抱自己	239
43/ 监心	247
44/ 密道通心	254
45/ 涩爱	261
46/ 胆怯的波斯猫	268
47/ 温柔的手	276
48/ 轿车失联	277
49/ 青灯古佛	284

50/ 句子的结尾	293
51/ 冬天之后	300
52/ 桃红褪	307
53/ 红唇	315
54/ 在他乡	322
55/ 蓝辛梅	329
56/ 以爱之名	332
57/ 十八学士	337
58/ 沧桑小萝莉	338
59/ 天使之眼	343
60/ 宿命	345
61/ 至清无鱼	350
62/ 新贵	353
63/ 蝴蝶渐远	360
64/ 阿笨说	370
后记	371

1

十年一梦

夏末，天气燥热。

每一片佯装安静的树叶，脉络中暗藏机心，在偶尔的浅风中微微摇摆。

穿梭在城市里的人，在脚步针尖似的牵引下，像无数只固执倔强的林蛛，以庞大的原始森林为基础，精心织造一张张网，并把森林连成一片。

我叫余米，是西部某市一名平凡而忙碌的法官。正在办公室忙得不可开交的我，接到了庭室书记员雁秋的电话：余米，有个才立案的当事人想见见你？

可能是一个希望庭前调解的案件，我心里想，放下手中的工作，打算先处理这个案件。

我走到4楼家事庭，雁秋已经等候在楼梯口。雁秋今天穿着很奇怪，不再执着于她一成不变的牛仔裤配皮衣，一身清爽的长裙外加一件蓝色碎花的外套，全然不顾天气已悄悄转凉。这对于号称自己“出现十里之内，男人绝迹”的她来说，是绝无仅有的情况。看到我惊讶的表情，她哈哈大笑。我正在不解于她的反常表情，她撅着嘴催促我快点下去接待当事人。我们走到诉讼服务中心，她蹦蹦跳跳，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，令习惯了她大大咧咧的我，感到了一丝惊悚。

“无心无肺，明月清风。”雁秋的朋友圈签名档赫然写着这行字。她常常笑称，因为无心无肺，所以格外率真，所以朋友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容易当真。我笑话她，一般来说，一个人缺少什么，反而更容易追求什么。她标榜自己无心无肺，莫非恰是常为情所困？她哈哈大笑，明亮的眸子，即使在阴天，一样闪烁着阳光的光芒。

雁秋似乎从来没有忧愁，2013年7月大学毕业，成为一名书记员。她总爱说，你不要不爱这个世界，她虽斑驳多姿，但你不能总是去选择你所看到的東西。太阳再大，立在阳光底下总会有阴影，树木再茂盛，绿色的枝叶里也藏着枯枝。

其实她说的何尝没有道理。对于我这样总爱将一字眉锁成爬行蚯蚓的人来说，是得多站在阳光底下，常想想清风明月！

我心里想着这些，和雁秋一路走到立案大厅，见到了正在等候的当事人。当我打开卷宗翻看起诉书时，发现这份起诉书有诸多问题：一是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显然已经经过无数次的复印，头像模糊得只能看清轮廓，而五官隐匿在浅墨中，难以分辨；二是被告的地址非常模糊，目前所在的乡镇早已被撤并，难以找到原地；三是原告未提供被告的任何电话联系方式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到当地送达。

看到我皱着眉毛，原告显得很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她说，不过这么多年了，我确实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，我知道家在哪里，可是我不敢回来，一晃都十年了，十年了……

十年，一段看着何其漫长的岁月，是什么原因，她远离家乡，一直不曾回来？我的脑子里是深深的疑问。

原告胡园萍四十三岁，粉色上衣搭配黑色休闲裤，虽然精心打扮，努力想掩盖岁月的痕迹，却难以藏住眼睛深处的沧桑。一头长发分散在两肩，微微卷曲，不知道是屡次烫过的缘故还是年岁不轻，发梢末端细微分叉，发质暗淡发黄。

她的心底是不安的，在和我沟通时藏不住的紧张，还有点儿心不在焉，不时走神。

十年，第一次回来。她说，熟悉的一切都变了，老城被淹没了，我只在照片上看过新城，却从未回到其中。今天终于回来了，新城很漂亮，可是对于我很陌生，似乎强行把我记忆中的一座城换成了另外一座城，面目全非，记忆无处安放……

她苦笑、摇头，十年啊，真的不一般。

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一直不回来？我问她。

她的眼睛灰蒙蒙的，仿佛落了一层灰，沉积的岁月重新被翻起，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，沉默了一下，她说，我不敢回来。

不敢回来？我问，为什么？

胡园萍的眼睛落寞地望着窗外，前面几年不想回来，后面是不敢回来……

她转过来看着我，你知道吗，我很早就是一个孤儿了……

看到我云里雾里，完全摸不着头脑，她笑了，是的，7岁开始就是一个孤儿。父亲是个杀猪匠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。他喜欢喝酒，经常喝得烂醉如泥，一个昏昏沉沉的午后，他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屠宰场里。母亲一直身体不好，父亲去世后，就更糟糕了，她一直哭，哭到眼睛瞎了，整天精神恍惚惚，也不管我。有一天，她去割猪草的时候，从一个山岗上滚下去，撞死在了一块石头上。我没有兄弟姐妹，爷爷奶奶早就去世了，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人情冷暖。前面几年，我在大伯家过，大婶不喜欢我，各种理由，各种借口，轰我出门。大伯没办法，把我送到了镇上，送给了一个姓陈的人家。后面的生活寄人篱下，活得像河岸边一棵寂寞的野草，在寒风中摇摆，自生自灭……

胡园萍的心中有着深刻的孤独，或许这种孤单从母亲离开后就根深蒂固，刻入骨髓，我找不出语言来安慰她，因为不同的人生，难以理解她的心境，苍白的劝说无异于隔靴搔痒，无关痛痒。

胡园萍说，一直到21岁，我嫁给了寄养的陈家儿子。事实上，我就是个童养媳，陈井清是一个脾气古怪刻板不爱说话的男人。从进他们家门开始，我

们争吵不休。我那时候还小，从未想到过自己会嫁给他，也许，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的，谁也跑不掉。因为他们家穷，怕讨不起媳妇，所以他们养我。结婚了，我们吵吵闹闹，他们知道我的脾气倔强，慢慢的都让着我，可是我的心里特别的空虚，我总是希望找到一样什么东西，可以让我有所寄托，可是根本就没有这么一样东西。

胡园萍苦笑道，或许是那个时候太年轻，太自我，总是感觉委屈和寂寞就像一块遮天蔽地的大石头，沉重地压着我，使我喘不过气来。要说陈井清或者他的家人都对我还算不错，可是我恨他们不懂我，我怨恨生活对我太不公平，我经常一个人在夜里哭泣，而他沉睡梦中毫无知觉。第二年我们生了一个儿子，叫陈童……

提起她的儿子，她脸上的表情有了轻微的变化，她想了想，终于还是没有说，或许有一种歉意，是难以述说的。

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选择了离家出走，而且一走就是十年？我问她，这个问题才是整个案件的关键。

她说，我说了，我难过，我压抑，我找不到出口，我想逃离，一直都想。这种念头充斥我的心脏和血液，像一个烙印深深铭刻，无时无刻不在心里作祟。我控制不住自己，疯狂地想要逃离，想要逃离那个家、那个乡镇，想要逃离一切可能认识的人，走到尽可能远的地方。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？她问我。

我突然想起自己远离家乡两千公里，现在日夜思念家乡，但曾经也迫切想到外地远离父母，或者与她有一些相似之处。我说我能理解。

胡园萍说，谢谢你。不过你真理解不了那种感情，因为害怕面对，因为害怕思念，因为害怕每个相识的人脸上记忆的痕迹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，离家出走，必须，马上，不允许一点一滴的等待！

她的话语简单却深刻，表意清晰，显然来自于她对内心的探索。

你实施了这个计划？我问。

她笑说，是的。我到县城搭长途汽车到海南、到云南、到新疆，走了好几

个地方。心里有远方，始终不知道哪里是远方，所到的地方稍一停留，我就感到害怕。也许只有不停地走，才能让我获得些许心安。我到处游荡，打过小工，做过贼，进过厂……人少的地方能让我安宁。

你后来留在了新疆？

胡园萍说，是的。在一家棉花厂打工，赚的刚刚够养活自己，活在没有人知晓的地方，挺好！

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

她笑，很简单，我感觉我需要给他们一个交代。这么多年，我离家出走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，我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，但是我觉得十年够长了，我想回来看看，给他们一个答案。我不爱他了，但我要告诉他。

想不想孩子？我问她。

胡园萍点点头，说，说不想是骗人的，陈童注定就是一个悲剧……

她的语速沉重缓慢，音调压抑，情绪低沉。她对于人生有自己的看法，充满了灰色的消沉。我说，你提供的地址现在已经不存在了，不过我们会努力帮你送达的。

她点点头说，麻烦了。

回办公室的楼梯上，我发现雁秋眼眉微锁，若有所思。唉，她说，本来大好的心情，因为接待了胡园萍被打乱了，人呐，人呐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烦恼呢！

我看着她矫情的动作，突然有种想笑的冲动。快要到办公室门前时，不知道谁给她打来了电话，她小心翼翼地接听，用手捂住嘴巴，细声细气地说了什么，匆匆挂断了。我和她道了别，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

为了胡园萍的案子，我们辗转联系多人，最终确定了被告陈井清所在的村社。与村社干部联系后，我们得到了陈井清的电话号码。当我们把用意告诉他时，他特别激动，用尖锐高亢的声音说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！

我说，没有搞错，就是你，陈井清。你妻子是不是离家出走近十年了？

他不说话。

你妻子回来了，现在起诉和你离婚，我们想把她的起诉状和开庭的传票送给你，你看邮寄能到吗？

撒谎！他笑，谁都知道我陈井清没有老婆！

你不要激动，我们理解你的心情，不过既然你妻子起诉了，法院就有义务通知你，希望你理解。

他沉默不语，闷闷地问了我一句：起诉状上都写了什么？

我打开卷宗，翻开起诉状：你妻子要求离婚，婚生子陈童由你抚养……

陈童！陈井清失声大笑，笑声里带着诡异。

哪里不对了？我问他。

对，对！没有什么问题……陈井清说。

我们按照老陈提供的地址把相关的法律文书送达给他，他确认了开庭时间。而我的心里，始终感觉这个案子有哪里不对，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

开庭的当天，我早早地来到法庭，看到胡园萍已到了，站在法庭外面，深色的衣衫让她看起来格外严肃。我不知道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，十年了，第一次将要与自己的家人相见，她的内心作何感想？她焦灼不安，不停地往外面看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

我把法庭的门打开，让她先在里面坐着。临近开庭，法庭外一阵吵闹声，被告陈井清和一大波人从大厅走过来。老陈身材瘦小，瘦削的脸庞上五官紧致，沧桑的岁月留下无孔不入的痕迹。脸上茫然与焦躁交杂，希望与无奈杂糅，心中的纠结和烦扰如影随形。

他们涌入了法庭，我示意他们安静下来。老陈在踏入法庭的那一刻是迟疑的，我看到了一直翘首以望的原告胡园萍反而低下了头，旋即又把头抬起来，脸上的肌肉，微微颤动。

他们彼此看着对方，一言不发，努力想从对方的脸上找出曾经熟悉的痕迹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滞了，整个法庭格外的安静。

我看到原告抹去了眼泪，仔细在法庭旁听的人员中搜索什么，她什么也没

找到，失望地把眼光聚焦在地上。

还好吗？陈井清……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激动，故意装作轻松的样子。

好好好……陈井清颤声道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十年了，你还知道回来。

你们都以为我死了，对吧。胡园萍笑了，十年够一个人死上几回了。

胡园萍欲言又止，旁听席上，她并没有发现自己想要看到的人，她如坐针毡，却不愿意问出那几个字。

不用找了，陈井清说，十年了，够一个人死上好几回，也够几个人死上好几回了。在庭审中，当原告听到儿子在八年前就已经病死的时候，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痛苦和自责，眼泪沿着两颊流下。她小声地抽泣，伏在原告席上，我们都静静地等着她哭，这样的庭审，是无法强行在悲伤的气氛中进行的。她的所有期望和寄托，在这一刻受到了沉重毁灭。离婚不过是一个幌子，为自己的回归和想念找一个借口，当所有的希望破灭了，她的痛苦可想而知。

被告陈井清泪流满面，儿子2008年去世，父亲2009年，母亲2011年，亲人的离去，她都不在场，他心中痛恨她的不辞而别，痛恨她的自私。十年，无数个日日夜夜，多少期盼，最终成空。他未曾想到会面对这样一刻，而且与她相见在这样的场合。他虽然努力告诫自己，要怒目相视，冷漠以对，但是看到妻子像个孩子一样痛哭，他难忍内心的凄凉，满眼悲怆。

简单的庭审持续了近两个小时，这样的庭审与其说是为了查明事实，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形式，它存在的意义，仅仅是为双方提供了一个见面的机会。

旁听中来自小镇的各位乡邻纷纷劝说双方，放下过去，从头开始。被告老陈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此前的底线，变柔和了，面对曾经的伴侣，他不再绷着一张脸，他希望妻子回家，可是他说不出口。

我劝说原告，收效甚微。原告的心结无法打开，离开之前她未能释怀，十年过去了，她依旧未能释怀，而曾经我寄望调解的纽带陈童已不在人世，这场调解，仅仅是尽自己的努力。

我不得不劝说陈井清，你们已经分开十年，如果无法调解和好，按照法律

规定，只有判决离婚。你不要过分寄望于妻子的回归，她或许完全无法重新走进你的生活了。

老陈的眼里死气沉沉，一片死灰。他转过头看着胡园萍，声音发抖，费了好大劲才说出来，回来吧，阿萍……

听到老陈喊自己的乳名，胡园萍的身体抖了一下，她的眼睛里浮现对过往生活的眷恋，她傻傻地看着老陈，双唇紧闭。

我回不来了，胡园萍说。我知道她说的是实话。

如果一定要走，回家看看吧。老陈说，给老人和孩子上一炷香。

胡园萍同意了，在离婚之前，胡园萍和老陈回了一趟位于丰城极北的小镇。第二天，他们回到法院，在调解书上签下各自的名字。

这起充满了感伤的离婚案件，结局显而易见，是离婚。



余米笔记

爱情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、是与非。如果婚姻无路可走，不妨放爱一条生路。因为特定的环境，两人相爱；也因为特定的环境，两人必须分开。

这种情形，就像鱼活在水里面，也会死在被煮沸的汤里。

好好地说声再见，哪怕心里再苦涩，也要嘴角带着笑，祝福彼此。